



## 又见银杏落黄时

□李博

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。”刘禹锡的这首逢秋但不悲秋，积极乐观，豪情满怀的七言绝句，在我国历代诗歌中并不多见，与之相反，悲秋的诗词却多有所见。

秋天是一个万物凋零、阴晦沉闷的时节，大地失去了生机活力，一切似乎变得迟滞与懒散。所谓心由境生，万物之灵的人也不例外。是的，古往今来，逢秋悲秋成了许多文人墨客笔下的丝丝伤感，把人生的经历、感触和失意寄托给秋日黄昏、落叶飘零，聊以自慰，泄荣辱得失、抒喜怒哀乐。

带着将近一年的得失和思考，我走进了小区后的山林，独自寻觅晚秋的气息、踏寻银杏的金黄、追逐秋日的阳光，把不惑之年的所有情感带向心中的远方。

山林里，粗壮的银杏树高大挺拔，树枝交错延伸，树皮褶皱脱裂。仰望，银杏树叶随风飘落，就像是天女散花，石缝中、草丛中、野花上，片片金黄俯拾皆是。天然的点缀形成自然之趣，浅一层、深一层，整个地面上俨然铺上了一层闪亮的金子。

午后阳光正好，透过树林，斜照下来，更是金光闪闪，耀眼提神。俯身下去，满怀心事拾起这新鲜的黄叶，闻一闻、嗅一嗅，用手指轻轻弹一弹，淡淡的香味沁人心脾，精神亦为之一振，顿感凡俗尽消，暂忘营营，一切的不适不快顿感烟消云散。

双脚轻轻踩上去，一前一后，一滑一滑的，沙沙的声音，像幽谷飘荡过来的天籁。接近密林深处，欣然发现一偌大青石盘，石盘中间有人工凿出的一个圆形磨盘，一潭清澈的凉水赫然呈现在眼前，狂喜之情溢于言表。

基于天性和率真，我快速捡来一些黄叶，围绕水潭，一圈又一圈地挨个铺上。此情此景，就像一串串金色的项链戴在一个风韵之女的玉脖上，如此的楚楚动人，娇艳妩媚。

我无限追仰如李太白那样，把酒问月，酹洒临江，凭吊古往今来，诗意大发，来一句“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”，来一句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，来一句“一枝红杏露凝霜，云雨巫山枉断肠”。

而眼前的一切，促使我努力追思经历的既往，心潮翻滚，思绪万千。目睹这金黄的落叶，感叹时光的无情。此刻，只想借助潭中的秋水和斜照的阳光，来一场深深的慰藉，一场沉沉的宿醉，一首未成的诗歌。好个快意恩仇，好个酣畅淋漓，好个豪气冲天。此刻，整个秋日属于我，整个山林属于我，整个时空属于我！

叶发叶青叶黄叶落，年年岁岁，岁岁年年，摇曳了多少风雨，沐浴了多少阳光，默默无闻，见证世间繁华升腾消失，静看人间荣辱悲喜。

走进山林，走进晚秋，走进心灵深处，又见银杏落黄时。

## 跟着时光一起跨年

□宋扬

时光如白驹过隙，一天又一天，倏忽间，又是新年换旧年。站在年的门口回首，那些人、那些事，让人感慨万千。

昨天，家族微信群里，侄儿发出报喜信息，说添了新丁，是一个八斤重的男孩。一个月前，侄儿的爷爷——我的伯父撒手人间。伯父精神矍铄，有一把好手劲，我们几个不服气的晚辈常被他的捏得嗷嗷叫。伯父的生命终结于一次意外事故——他在山坡上砍柴，不慎滑下山坡……伯父没能看到重孙的诞生。

突然地逝去与静静地新生，家族微信群的氛围混杂了悲戚与喜悦。我想起宗璞《紫藤萝瀑布》里的那句话——“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”，我们能做的，大概也只能像宗璞一样，让时光渐渐消解失去的悲哀，然后，以期待的目光迎接新的到来。

几兄弟中，我年龄稍小，几个堂哥嫂打趣我，说这日子过得真快啊，仿佛我还是当年那个天天滚铁环、玩泥巴的弟娃儿，一下子就“升了级，当了爷爷”。我陡然体会到别人口中说的“人到中年”四个字的分量。在家，父母已老，子未成年；在单位，上有领导，下带新人，中年人的肩上扛着一副卸不下的重担。

岳父病逝后，我们把岳母接到城里住过一段时间。嫌弃城里住不惯，岳母坚持回了乡下老宅。这一次，老毛病又找上了她，且到了非动手术不可的地步。手术不算大，但动刀的事，总是让人揪心。妻弟请到家，上周三动手术，我和妻是到周六才抽出空来赶回老家。县人民医院：“回来啦，看把你们累得……”病床上的岳母微笑着看着我们。我们的泪禁不住地流——岳母理解我们请假不容易，她的宽慰，却让我们更为愧疚不安。

一头是教室里睁大求知眼睛的学生，一头是病床上望眼欲穿的岳母。这一年，在疫情面前，多少人陷入了与我们同样的两难！还记得那个登上武汉的救护车，隔着汽车玻璃朝儿子挥手的护士；还记得那位在高铁餐车上打盹儿，不久后投入一线战斗的八旬老人……

好长一段时间，疫情让我不能去学校上班。上网课之余，我把时间投入到自己钟爱的文字世界。后来，学校复课，我不用再担心网络不畅，不用再担心学生开小差。

摆渡自己，我也摆渡学生。我乐于把自己的小文与学生们分享。学生们对老师的作品表现出极大的兴趣。在我的引领下，有几个孩子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。我把孩子们的作品打磨后投给报刊，偶尔发出一次，孩子们欢呼雀跃。我和孩子们都在文学中找到了快乐。

办公室外，银杏树早已只剩光秃秃的枝干。但我知道，三月的春风还会唤醒他们。在年的门口回首，一些亲人，一些往事，一份责任，一种情怀。无论悲戚或喜悦，时光总要带我们跨过年的门。

生命的长河无止境。史铁生说，人生是一条河，一次次相信，船不是目的，河不是目的，目的是诚心诚意尽心尽力地漂泊……

## 望梅归乡

□董勇

冬至一过，街上就有梅花卖了，新年伴随着梅香而至。

当朔风扫净天空的阴霾，雪花洗净岁月的风尘，腊月盛开的梅花香气袭人，打工仔、打工妹踏着厚厚的雪毯回到故乡，畅快淋漓地感知岁月的梅香。一枝红梅挑开腊月的门帘，北风中都是年味的氣息，睡梦里回荡故乡的年景。

梅在案头清供，独树一帜。疏疏一枝，几枚花蕾，立于瓷器，正是清供上品。梅在国画里历史悠久，王冕的《墨梅图》挂在老屋的墙上，其独特韵致彰显了中国画的无限魅力。梅在诗文早有记载，《诗经》有“鸣鸠在桑，其子在梅”的诗句。毛泽东的《卜算子·咏梅》可谓咏梅经典，“已是悬崖百丈冰，犹有花枝俏”堪称一绝。

梅花不易栽种，种了不会后悔。精准扶贫以来，随着城乡生活的日益丰足，城里乡下，植梅花的人渐增。花农种的梅花，除了自己欣赏外，便折枝扎束地拿到城里换钱。卖梅花的农民，一般背上一个竹编的大背篋，装满了参差不齐的梅花，手中握着一把捆好的梅花，枝枝丫丫，老远就能看见。遇见这景象，我常停下来问价。若小束，带回家直接插入花瓶。若是大枝，带回家用专门的剪刀，分成三两截，倒尽花瓶中的残水，洗一洗花瓶，然后放进清水，插入梅枝，置于书案，或者茶几，满屋飘着缕缕幽香。

梅的香气像一道岁月的密码，折叠在二十四节气的岁尾，尘封于十二月的窖缸底部，寒风凛冽的腊月，它被纷飞的大雪撩拨，封条瞬间风化。千里冰封也封不住的香气将基因里的密码激活，人们骚动不安，所有的指向都是一个方向——回家过年，把梅花插入花瓶。

回家，是腊月里最闪光的主题。回家的路也许很近，中间没有万水千山，但却横亘着沧桑岁月。家里有什么呢？远远望见几缕炊烟，泪水盈满眼眶。家乡的烟火还在，并没有因为你的远走而消失，它们一直努力地延续着乡村的暖，保养着土地的根；村头几棵老树更显沧桑，它们是村庄的年轮，枝丫上还刻着游子的童年故事。

家乡的那根线永在，那是根，回家过年是一年一次的灵魂皈依，一年一次的回归自然。一年的辛劳，需要一个甜美的香梦来养足精神；一年的疲惫，需要一碗故乡的米酒来壮起行囊；一年的隐忍和伪装，吞下的苦辣，咽下的酸咸，需要在故乡的温暖中慢慢软化。攥一把家乡土，骨头更硬气；吹一吹村口风，打拼更有劲；喝几天村口的甜井水，所有外面沾染的浊气就荡涤干净。归家的人，只要还爱着家乡，那把回家的钥匙就不会丢，那种乡间的温馨就不会忘。

我也喜梅，梅花开时“只把春来报”。我更望梅，梅枝特有的姿势，梅树傲立的气质，梅林泥土的味道。

## 不一样的归途

□邱俊霖

小时候，我的父母在外地工作，每逢春节来临的时候，便要赶早踏上返乡的归途。在当时，这是一段令人非常煎熬的旅程。

母亲告诉我，那时候，每年过了元宵，便需要整理行囊，坐着乡里的短途班车到县城的老车站去转乘长途客车，前往他们工作的城市。由于交通不便，在外工作一年，唯有要过年时，才会踏上归途，回到家乡和亲人们团聚。

当时条件有限，加上通讯并不方便，可以想象，在外漂泊一年，父母的返乡之心是多么急切。然而，当时的返乡之路不仅耗时，还是一项“体力活”。

那时的客车都是硬座，车厢内铺着一排排的木制板凳。然而，就是能坐上这样的木制板凳，也是十分令人羡慕的事。当时长途客车的班次很少，如果时间不赶巧，去得晚了，就得站着开始一段十几小时的旅程。

客车的速度慢且颠簸，有时，母亲和其他女乘客挤坐在木凳上，而父亲和男乘客们则直接坐在了客车狭窄的过道上。但实际上，客车摇摇晃晃，无论是坐着还是站着，都不好受。

客车穿过一座座小城，又经过一个个村庄，窗外的风土人情随着路途而不断变化，郊外的风景也各不相同。然而，旅途的疲倦让父母根本无暇顾及那些风景，对于归心似箭的他们来说，能早一点儿回到故乡比什么都好。这样颠簸近一天的时间，父母才能赶回故乡过年。

由于坐长途客车实在难熬，几年后，父母选择了坐火车回乡。不过当时，家乡并没有通火车，父母只能从自己工作的城市先乘坐火车到一座靠近家乡的枢纽城市，然后再转乘长途客车回家。这样下来，在路上颠簸的时间少了，可折腾下来，也得一天的时间，而且火车时常误点，坐票依旧不好买。但相对于全程的硬座长途客车来说，乘坐火车返乡，条件确实改善了不少。

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，家乡终于通了铁路，父母外出工作便能够乘坐火车直达工作的城市了。还记得第一次听到那长长汽笛声，第一次看见那“咣当咣当”缓缓驶入车站的绿皮火车时，我的心情无比激动，因为有了绿皮火车的存在，在外工作的父母，便能经常回到家乡和我们团聚了。

进入了新世纪之后，父母回到了家乡创业，家里的生活条件也日益改善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我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，后来家中又添置了一台小汽车，而高速公路网的完善也给我们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，出远门回家也变得方便了起来。

去年，家乡通了高铁，我知道，父母时常也会想念起当年在外工作时认识的那些朋友们。于是，我带着父母一起乘坐高铁前往他们多年之前工作过的城市。

当我们坐上风驰电掣的高铁后，透过玻璃看着窗外美丽的风景，心情无比放松，这样的旅程也着实惬意。到了那座城市和朋友小聚，第二日吃过晚饭再乘坐高铁踏上归途，回到家乡时不过晚上九点钟。

下了高铁后，父母在我的耳边赞叹道：“路上的美景还没看过瘾就到家了，当年十几个小时的路程，如今只要两小时，放在过去真是想都不敢想！”听了父母的话，我心中的幸福感油然而生。

回想这些年父母返程方式上出现的巨大变化，我无比动容：这不一样的归途不仅体现了时代和科技的进步，更是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一个缩影。能过上现在这样的好日子，我们真要好好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！